

■ 往事回眸·红旗飘飘⑥

由“绿林好汉”到抗日救国的八路军，名震全国的“乔八爷”乔明志的一生经历了戏剧化的人生急转弯——

# 抗日英雄“桥隆飙”解密

□ 本报记者 申红 本报通讯员 朱晓兵 韩慧君

在以乔明志为原型创作的文学、影视及戏剧作品中，无论是《苦菜花》中的“柳八爷”，还是《桥隆飙》里的“飙字军”首领，都是一个集匪气、霸气、豪气和侠气为一身的抗日英雄，枪法奇准，名声极大，令胶东地区日伪军闻风丧胆，深得著名将领许世友的欣赏爱护。然而，拨开文学艺术“高于生活”的面纱，真实的“乔八爷”又是怎样的呢？近日，记者来到乔明志晚年所居地莱州市三山岛街道王贾村，采访了乔明志的儿子乔林辉，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的“桥隆飙”。



连环画《桥隆飙》



《桥隆飙》小人书至今仍能网上买到



乔林辉在父亲坟前

## 由“威震一方”到“名动全国”

抗日战争时期，担任胶东抗日第五支队特务营营长的乔明志，凭借奇准的枪法、强悍的作战风格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令胶东地区日伪军闻风丧胆。但在那时，乔明志的名声仅限于胶东地区。1952年，乔明志转业回地方养伤，落户在妻子所在地掖县西由王贾村(今莱州市三山岛街道王贾村)，并在邻镇平里店开了一个小餐馆。那时，在周围人的眼里，乔明志只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胖老头儿。即使有人知道他当年“威震一方”的英雄事迹，也很难跟眼前这个个子不到一米七、整天笑哈哈的胖老头儿联系到一起，他开始变得“默默无闻”。

两名烟台籍著名作家最终让乔明志由“威震一方”变为“名动全国”。其中一位是烟台牟平籍(今属威海乳山)作家，曾担任过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的冯德英，他在1956年出版的红色革命小说《苦菜花》中，创作了不朽的艺术形象“柳八爷”，其原型就是乔明志。另一位则是烟台黄县籍(今烟台龙口市)作家，曾担任过中国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创作过影响整整一代人的红色革命小说《林海雪原》的著名作家曲波，他在1979年2月正式出版的小说《桥隆飙》中，以乔明志为原型，塑造了“飙字军”首领“桥隆飙”这一艺术形象。小说出版后，曾于1985年和2010年先后两次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并在全国热播，最终使乔明志的艺术形象“桥隆飙”走红全国。

在乔林辉的记忆中，1960年前后，曲波曾到他家里采访过父亲长达半个多月，同吃同住同劳动地体验生活，搜集素材，小说最终塑造出的艺术形象，虽然经过了提炼和加工，但基本上还是比较客观真实地再现了“乔八爷”其人其事。不过，对于冯德英乔林辉却没什么印象，不确定冯德英是否也曾到他家里来采访过父亲，因为“可能那时自己还小”。

## 由“土匪”到“八路”

1906年3月，乔明志出生于潍县(今潍坊市寒亭区)朱里村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自幼性格倔强，好打抱不平，曾读过3年私塾，并于1925年以“马弁”的身份进入昌邑马队。此后，乔明志伙同他人杀掉本村一名地主遭到通缉，最终从家乡逃出，来到平度落草为寇，加入了当地的一个土匪武装。在那里，乔明志年龄最小，排行老八，于是“乔八爷”就成了他的匪号，并与之伴随终生。

在经历了多次成功地“打家劫舍”或“劫富济贫”后，乔明志等人的胃口开始膨胀，最终将目光盯上了当时的济南民生银行，并在那次没有计划的抢劫中遭到重创，土匪武装被迫解散，乔明志再次遭到通缉，并悄悄地潜回平度乔家村，在村里的一条河边租了一间小屋，做起了理发匠。不过，理发匠没做多久，乔明志就以其行侠仗义的性格和私藏的一把短枪，进入了中共平度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罗竹凤和乔天华的视线，并在两人的积极争取下，最终加入了抗日游击队。在完成几次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后，乔明志于1938年转战掖县(今莱州市)，担任胶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侦察大队长，参加了掖县玉皇顶起义；于1939年清明节前，被任命为胶东抗日第五支队特务营营长，担负起保卫胶东根据地设在栖霞、招远、莱阳、掖县、平度等地众多被服厂的任务。

在莱州民间，至今流传着许多关于“乔八爷”的逸闻传说，如：在他刚刚投身革命，为收编土匪

武装独闯匪穴，与土匪夜比枪法，三枪打灭三支香；在他担任特务营押运黄金时，仅凭一句“乔八爷借路”就吓得敌人闻风丧胆，不敢阻拦，等等。但真实性已无从考证。而有较正式文字记载及当事人陈述的则是，在与伪军秦玉堂部队作战过程中，乔明志率部20天内横扫9个据点，缴获重机枪1挺、轻机枪6挺、步枪350余支；1942年，在一次与日寇的遭遇战中，乔明志的鼻梁骨被击穿，但他仍然高喊着跟日本鬼子拼刺刀，直到最后取得胜利。

乔明志转战胶东，前后13次负伤，屡立战功，党和人民给了他崇高的荣誉。1940年，乔明志赴延安受到中央首长的嘉奖；1943年，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亲自为他颁奖，奖给他战马一匹、手枪一支。

## 由“抗日英雄”到“饭店经理”

1952年，乔明志以二等甲级伤残军人的身份，转业回地方养伤，落户在妻子张淑堂所在的王贾村，并自己到邻镇平里店开了一家小餐馆。1956年公私合营，乔明志以“资方”身份，担任平里店镇供销社饭店经理。

对于出生于1946年的乔林辉而言，他只能从长辈们偶尔的只言片语中，了解到父亲乔明志以前叱咤风云、气吞山河的豪情往事。但对于乔明志转业之后的生活，1952年6岁的乔林辉，已经开始有了较为清晰的记忆。

在乔林辉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个非常和气的

普通老头儿，脾气很好，“从来不对自己发火，有什么愿望基本都会满足”，而且在家里，什么事也都是母亲张淑堂说了算。

在乔林辉的记忆里，虽然父亲既做过“土匪”，也做过“八路”，但家里的日子一直过得很拮据。父亲转业时就光杆儿一个，没什么积蓄，“自己开饭店又不会算账，雇了个黑心会计”，结果把赚的几个钱都贪污走了。公私合营后，乔明志虽然担任了饭店经理，但每月的工资也仅有40多元，家里的经济很不宽裕。

在曾经与乔明志共事过的鲍淑香眼中，乔明志也是一个“没什么架子”的人，整天跟饭店里一帮小青年笑哈哈的，凡事亲历亲为，“经常就自己出去买菜去了，跟个采购员一样”。

不过，在熟悉乔明志的老战友眼中，乔明志回到地方之后，变的只是表面，而他身上曾经历过战火洗礼、生死考验的那份铮铮铁骨，却始终未变。“文化大革命”中，乔明志保护过很多受到批斗的老战友，“来了一律热情接待，想在家住到什么时候就住到什么时候，不怕事”。乔林辉说，“文革”期间，父亲一位在潍坊某拖拉机厂担任党委书记的老战友，乔明志却“始终不愿意去找他说情，让自己留在部队”。最终乔林辉还是退伍回到了农村，先后在煤矿厂和石油公司工作过，一直是工人身份。

1979年6月15日，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的乔明志与世长辞，享年73岁。

·相关链接·

## 破解身后之谜

□ 申红 朱晓兵 韩慧君

曾经威震一方的土匪头子“乔八爷”，曾经笑傲在胶东抗日战场上的骁将乔明志，于1979年6月15日，悄然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病逝于妻子老家土炕上。

乔明志的离世，以及电视连续剧《桥隆飙》的热播，使得关于乔明志风云一生的民间传闻愈演愈烈，虽然大多都是齐东野语、饭后谈资，但也混淆了公众视听，留下了许多糊涂账、身后谜。

前不久，记者先后采访了乔明志的亲属以及健在的部分老战友，力争还原关于乔明志的部分传闻真相，揭开这位传奇抗日英雄留下的身后之谜。

许世友寄钱之谜。民间传闻中，许世友曾在乔明志回到家乡后，每月都为他寄钱。对此，乔林辉表示，父亲从未接到过任何来自许世友或其亲友的汇款。乔林辉说，乔明志一直与许世友保持通信联系，在转业回地方后，还曾多次到南京探望过许世友，但两人并没有任何形式上的经济往来，许世友寄钱资助之说，纯属民间讹传。

神秘“掐线”之谜。民间传闻中，乔明志枪法如神，可以不用瞄准，直接开枪打断电线，以此对日伪军进行骚扰。对此，乔明志的老战友孙希浩说，乔明志所在部队的确曾以“掐线”的方式骚扰过敌军，但“子弹头是圆的，电线也是圆的，直接用子弹射击电线，即使命中，也是很难将其打断”。乔明志“掐线”，主要是用枪射击电线杆上固定电线的瓷瓶，枪法很准不假，但也不是无需瞄准、百发百中。

治军之谜。民间传闻及文艺作品中，乔明志非常“护短”，经常会不顾原则地维护自己的兵。对此，乔林辉回忆说，他曾听姥姥说过，乔明志对于违反军纪的士兵处罚相当严苛，经常处以非刑，吊起来打。而据孙希浩说，乔明志对外护短不假，但对内治军也相当严格，对于违反军纪，尤其是侵害到了群众利益的士兵，处罚极严，“带些匪气”。同时，孙希浩还说，乔明志选兵另有一套，要设“枪毙关”，让新兵顶着帽子往前走，走出30-40米的时候，乔明志会对新兵头上的帽子开枪射击，“没吓得尿裤子的兵才能留下”，所以，乔明志带的兵都是作战极其勇敢的战士，战斗力很强。

子嗣之谜。民间传闻中，乔林辉只是乔明志的养子，乔明志其实无后。对此，乔林辉予以否认，他说自己跟父亲乔明志非常相像，亲生母亲是在自己记事时就死于疾病，但自己绝对是父亲的亲生儿子。对于乔林辉是乔明志养子一说，王贾村大多数群众普遍认可。但乔林辉认为，王贾村群众认为他是养子，只是基于他继母张淑堂无嗣这个事实，张淑堂不是自己亲生母亲是事实，但乔明志却是自己的亲生父亲。从养老到送终，始终是乔林辉在尽一个儿子应尽的义务，“亲生不亲生其实也就无需计较了”。

尘封千年的豪华墓葬，安葬着三个未成年的幼儿，极尽奢华的陪葬品，诉说着1700年前一个王子高贵的夭折，离奇诡异的考古发现，揭开了一个没落王朝的皇室悲歌。

2003年4月30日，临沂市王羲之故居的扩建工程，正在紧张地施工，工人们在东大雄宝殿的东配殿地基进行挖掘。趁工作的间隙，几个人凑在一起闲聊，有人将手中的工具随意地支在地上，钢筋竟然在这个工人的脚下戳出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洞口。考古专家随即介入，一个掩埋于地下的巨大秘密即将重见天日。

## 墓葬形制确定皇族身份

凭借多年的经验，专家从暴露出来的土层判断，这是一个古代墓葬，一场抢救性发掘立即展开。在王羲之故居内发现的古墓，是否会和传奇色彩浓郁的王氏家族有关呢？作为东晋第一大豪门，王氏家族的墓葬还从未被发现并证实过，这个曾经无比辉煌的家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只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传说与想象。

考古队在清理墓门前面的空地时，发现了一些红色的痕迹，这一发现令在场的考古专家立即警觉起来，因为这些人会为涂抹的红色印痕，很可能预示着这个陵墓有着更加复杂的身世。根据《太平御览》的记载，用铁矿红粉涂地，是天子陵墓的规格。

王氏家族在东晋时期虽然属于显赫的名门旺族，但是并没有权力享受皇室墓葬规格，看来王氏家族并非这个墓葬的主人。这个有着红粉涂地的高规格墓葬到底属于什么人呢？

带着这个巨大的疑惑，考古专家指挥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厚重的石门。古墓为地下砖砌建筑，分左右两室，都是长方形，拱形券顶。开启石门，进入墓室，单墓室东西横宽3.8米，南北纵长4.6米，高3.4米。墓葬使用的青砖，是由精工烧制而成，建筑成型后，砖砌的表面还进行过细致的打磨，这也再次证明墓主人有着非同寻常的身份地位。

这个墓分成东西两个室。两室墓大部分都是前后室，前室上供，祭祀的，后面是搁棺材的。这个墓挺怪，就东西两个室。让专家们好奇不已的是，放置陪葬品的墓室地面并不平坦，而是从墓室边缘开始，向墓室中心弧面隆起，呈现出龟背状。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墓室地面处理方式，把墓室地面做成中间凸起，四周落下的龟背状，是要把棺椁和陪葬品放在凸面顶端，避免墓室渗水的影响。如此高规格的墓葬形式，进一步证明了专家此前的判断，墓主人必定是举足轻重的皇族成员。

随后的发现让专家们睁大了眼睛：厚厚的尘土掩盖下，陪葬的器皿发出隐约的金色光芒。随后，考古人员共清理出250多件各种陪葬品，有金器、玉器、铜器、漆器等。

在这些漆器上，专家发现了“大康七年”、“大康八年”、“十年”三个纪年，古代“太”与“大”常常通用，“太康”是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的年号。墓主人与这位西晋时期的开国皇帝，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 推论墓主人可能是司马氏

发现墓葬的临沂一带古称琅琊，太康元年，也



考古人员在丈量古墓



考古人员在清理古墓



古墓小新娘的骨骼

就是公元280年，西晋皇帝司马炎分封他的叔叔为琅琊王，此后在整个西晋时期，这一支皇室成员一直生活在临沂一带。专家分析，墓葬的主人必定与琅琊王有关。

让专家感到兴奋的是，被封琅琊王的这一支司马氏皇族，命运与同样生活在临沂的王羲之家族息息相关。

公元317年，就在西晋王朝，被来自于北方的少数民族攻灭的一年之后，偏安临沂的琅琊王司马睿，在王氏家族的护佑下，渡过长江，在今天的南京建立了东晋王朝。

王羲之的祖父王导，就是辅助司马睿登上皇位的东晋第一宰相。因为王氏家族在东晋政治中的巨大影响，王家的庞大势力几乎可以与东晋皇室平起平坐，当时在民间，曾经流传“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

由此可见，早在司马睿任琅琊王时期，皇族司马氏和王氏家族不仅关系密切，在地理位置上也非常接近，今天重新扩建后的王羲之故居，也许远远超出了当时的规模，把原本司马氏家族的家族墓葬也涵盖在内了。

## 三具幼儿骸骨

种种证据都将墓主人指向了皇族司马氏，那么墓室当中到底埋葬的是这一家族的谁呢？随着墓室一点点被清理出来，接下来的发现，却让经验丰富的考古学家遭遇了他们考古生涯中最为奇特诡异的景象……

在这个幼儿骨骼四周，散落着大大小小的陪

葬品，依稀残存的头发上，还插着两枚金簪和两枚金钗。

在幼儿骸骨的胸部清理出散落的43颗金珠子，这些串起来应该是佩戴在幼儿脖子上的金项链。

在这个幼儿骸骨的左右手腕上，还各戴一副金手镯，手镯附近散落着几个金铃铛。

在死者交叠的双手上共发现有11枚金指环。胸前放着金子和煤精石雕刻的小动物，用于穿线佩戴。此外还有翠珠、带钩、带扣等等，仅仅身上佩戴的饰品就已经极尽奢华。

可以说，这个五六岁就夭折了的儿童享受到了非同一般的厚爱。

考古队员打开相邻的东侧墓室，让人震惊不已的是，东墓室里竟然是左手的两具木棺，一具东西横置于墓门口，另一具斜置于墓室西北角，两棺皆长1.2米，宽0.4米。棺木里面两具幼儿遗骸，大的不过两岁，小的是个不足周岁的婴儿。

按常理推测，三个幼儿不可能同时病死，而墓室中又没发现二次下葬的痕迹，显然三个人是同时下葬的，那么这些极有可能是源自于一次极不寻常的事故。

由于骨骼太过细小、一千多年来腐化严重，东墓室里的两个幼儿只能隐约看出人形，幼儿遗骸的手腕上也都带有金镯，周围散落着各式精美的陪葬器物。在这个规模庞大、建筑考究的墓室中，埋葬的竟然只是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墓室和棺木中还拥有如此众多的陪葬品，这在考古上是前所未有的。

在挖掘过程中，西室中的随葬品明显比东室多，而且更为精致、贵重。另外，西室死者身上佩戴的黄金制品远多于东室两个死者所佩总数。

很显然，西墓室中那个五六岁的儿童，应该是这个墓葬中最重要的人物，他很可能就是琅琊王司马氏的皇室成员。

中国古代，死者不满八岁被称为无服之殇，按礼死后只以瓦棺装敛，埋在园内就算了，不能按成人之礼埋葬。但这座墓葬不但规整，而且有着丰富而精美的陪葬品，墓主人的身份一定非同小可。

古墓中没有二次下葬的痕迹，专家推测，三个孩子当中只有一个是真正的墓主人，而其他两个则是给这位皇室王子陪葬的。

## 冥婚

从东西两间墓室的格局来看，这明显是一座双墓室的合葬墓，在中国古代的丧葬习俗中，只有夫妻才能合葬。比如在汉代，汉晋时期，大约16岁女孩子就可以结婚。但这三个人加在一起都不够16岁。

这让专家想起一种诡异的古老习俗——冥婚。父母为还没成年就死去的孩子找一个已死的异性合婚，两家因此而成为“亲家”，俗称结阴亲。

专家推测，这座诡异大墓的主人很可能是司马家族夭折的王子，年幼的他通过冥婚取得了如此丰厚的权利。

在西墓室的一个角落，专家发现了随葬的三把铁刀，猜测西墓室中埋葬的可能是男性。

此时，有专家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西室里的尸骨纤细矮小，发掘时有金镯子、金指环仍套在上肢骨和手指骨上，更有金簪和金镯插残在残存头发上，显然应该是个女孩。

在《太平御览》中，专家找到了这样的记载：“皇太子纳妃有金钗两双。”由此专家推测西室中五六岁的幼童是个女孩，而金钗，也就是金镯子，很可能是小小新娘嫁给王子成为王妃的实物证明。

《太平御览》中还有这样的记载，女孩幼年时出嫁必须佩戴金钗，西室女孩头插金钗是以“成人礼”婚嫁的实物证明，而仍然套在女童手指骨上的十一枚金指环更是成婚时才有的信物。

按照男左女右的规矩，女孩葬在了西侧墓室，那么小王妃是否会有本该男子使用的兵器呢？

现在看来，这个穿金戴银的小姑娘，不过是司马皇族为夭折的儿子娶的冥妻。这位娃娃鬼新娘到底有着怎样神秘的背景，竟能拥有比两个皇室王子还多的陪葬品。

小小新娘，想必有着足以媲美皇室的显赫身世，像个真正的王妃一样，拥有皇室丰厚的聘礼和父母倾囊而出的陪嫁。

东墓室两个王子中，谁才是她真正的夫君呢？

## 叔侄合葬

专家希望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找到蛛丝马迹：公元317年，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定都南京后，封自己的儿子作了琅琊王，但不曾想这个只有18岁的儿子，于封王的当年就死了。

于是只能由孙子司马安国继承了爵位，但不曾想这个还未满一岁的琅琊王也于次年死掉了。按规定分封的诸侯王死后必须埋葬在封地，专家推测，夭折的琅琊王司马安国应该就葬在今天的临沂。

几个月后，皇帝最心爱的小儿子司马焕身患重病，为了给他冲喜，皇帝封他做了新的琅琊王，谁曾想受封的当天，这位琅琊王司马焕就病重而亡，死时不满两岁。

东墓室中的两具幼儿尸骸，与《晋书》中记载的司马焕与司马安国极为吻合，而且两位短命的琅琊王，死亡时间，前后相差不过几个月。专家推测，东墓室的主人很有可能就是他们。

叔侄俩同葬一墓，即使是在平常人家也是极不寻常的事，更何况还是皇室贵族。出现这种不合礼仪的事情背后，有怎样的原因呢？两位先后夭折的王子中，谁才是这场冥婚中的小新郎呢？

## 真相

据《晋书》记载，皇帝司马睿特别钟爱儿子司马焕，在其死后，不但营造陵园，而且为他娶了阴亲，此事引起了臣属的不满。

有大臣上书指出“建造陵墓要花琅琊国一年的国库收入，实在是太浪费了”，批评的就是司马焕的墓葬。

谏文中还提到：“开始时只是在山陵上草草安葬了司马安国，后来才把他迁到小叔叔司马焕的旁边，将不同辈分的两人埋葬在一起实在不合礼仪。”那么，皇帝司马睿坚持这么做的动机又是什么呢？

专家的推论揭开了三个儿童骸骨的关系，东墓室中室两个夭折的王子，司马焕和他的侄子司马安国，而西墓室中的女孩，则是司马焕娶的冥婚。

我们可以想象，晋元帝司马睿在自己的儿孙接连夭折的打击下，几近崩溃的边缘。这个软弱的皇帝，朝政大事自己无法做主，但在如何安葬自己的爱子这件事上，他决定不顾臣子的激烈反对，坚持为夭折的王子司马焕娶了冥亲，并为他修建了豪华的陵墓。也许是为了让儿子死后不再寂寞，他将原本薄葬的孙子与儿子葬在了同一墓室之中。

今天，发生在1700年前的皇室风云已经消散，只剩下离奇的墓葬，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个乱世中不寻常的一幕。

